

# 之太 塔阳

从某些点来看，他们根本全都错了。  
要是说是为什么，那当然是因为我不会有错。

もりみ とみひこ  
森见 登美彦  
作品集  
01 长男

田 森见 登美彦 著  
もりみ とみひこ  
张维君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1313.45  
490

# 太阳之塔

[日] 森见登美彦 著 张维君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之塔/(日)森见登美彦著;张维君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9156-6

I. 太… II. ①森…②张… III. 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2280号

策划编辑 刘宇婷  
责任编辑 刘宇婷  
装帧设计 尚燕平



### 太阳之塔

[日] 森见登美彦 著 张维君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13,000  
版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156-6/1·776  
定价 20.00元

从某些点来看，他们根本全都错了。

要说是为什么，那当然是因为我不会有错。



或许就像《大卫·科波菲尔》一样，我必须把我在哪里出生念幼儿园的时候有多么人见人爱高中时代的初恋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等等这些乏味的琐事当作起点，来写这本札记。但我会尽力缩短篇幅，务求不让各位读者觉得太无聊。

我出生于奈良，在大阪待过一阵子，青春期又回到奈良居住。考上大学以后，我住在京都，到今年冬天为止，算算已经有五年了。这五年来，我几乎都在京都度过。升上大四的那个春天，我人虽然在农学院的实验室里，但因为某种原因，我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那时，我的烦恼可以说是形形色色、无边无际。不过，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也不想去想。事实上，是没有那种必要。我也不打算写那些事。我对年轻人的烦恼没什么兴趣。

目前，我是“休学中的大五生”。在大学生里，是等级最低的一群。



从我进大学开始，一直到大学三年级这三年当中，一言以蔽之，就是“与花无缘”吧。所谓的“与花无缘”，其中含义其实很令人绝望——那是与女性完全没有缘分可言之意。

我高中时代的一个朋友，后来去京都念了京大以外的大学。他的说法是“京都的女大学生都被京大生抢走了！”听到他这么说，我一阵愕然。

就算我把眼睛睁得跟圆盘一样大然后四处张望——在我身边会跑去掠夺其他大学的女生的英雄好汉，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包括我在内，没人有那种心思，大家全都是守身如玉。像那种高举着火把，一边大喊着“女大学生在哪里啊啊啊——”，一边到其他大学去狩猎女生的恐怖京大生，到底在哪里？直到现在，我还是将这个说法定位为一种谜般的都市传说。

不过，要是各位误解我后悔过这种与女人绝缘的生活，那就麻烦了。自我厌恶、后悔之类的词都与我无关。我怕的是自己那不受拘束的思考方式会被女人们给打乱；对我来说，纯男性的社交行为已经很足够。俗话说“物以类聚”，对那些聚集在我身边的男人们而言，我们不需要女人，或者是不被女人所需要。因此，我们可以致力于纯属于男人的妄想与思考，并且日渐精进。然而，我们爬

得太高，事到如今，根本下不来。大伙儿都很谨慎恐惧，一边想着千万不能掉下去，一边还得闭上嘴，拼命跳着只属于男人的土风舞。



可是，这么一来，我回归社会的可能性便逐渐降低，要是继续跳着这种只有男人的舞，我就真的不可能走回头路啦，搞不好我会就这样跳一辈子，然后成为毒男舞的开山祖师……然而，大三那年几乎要绝望的夏天，我终于安全上垒！直到现在，一想到我当时的背叛行为，我还是会感到些微心痛。

不知羞耻地说一声，我之所以会脱困，就是因为我有女友。

她是体育社团的新进社员。那时，虽然我也是其中一分子，但我这个幽灵社员却饱受学长和学弟的轻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真的竭尽所能地滥用特权、出尽法宝，只求能够接近她。一些朋友知道了这件事，大骂我居心不良，存心欺骗纯情可爱的小学妹。老实说，我其实被骂得很乐。我自己都对居然这样欢天喜地的自己大吐口水——只不过是有了“女朋友”，你就得意忘形啦——如此这般。

她的名字是，水尾小姐。

我应该会没完没了地写一堆关于她的事情吧。现在，目前，她

是我惟一的女人。要描述我的生活，少掉她怎么成呢？尽管如此，请各位放心，这本手札不会变成那种哭哭啼啼乱放星光的罗曼史。她是如此的知性可爱、天马行空、语无伦次，就像猫咪一样，还有点太过爱睡。她其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但，很可惜的是，有一个大问题——

她根本不用我。



我稳稳地坐在这个乱七八糟、只有四叠半榻榻米大的房间里写这本手札，内容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有些读者可能会说“我对你的日常生活没兴趣”而干脆不读，我得说，你们真是太英明了。放眼看去，更轻松简单、读起来更愉快的书籍到处都有，谁要读这种“男人味”四溢的手札啊？读完这本书，身上的体臭肯定会浓上一倍。要是诸位读完以后跑来跟我抱怨，那就麻烦了。按照我个人的经验，体臭一旦变浓，就不可能恢复到原本的状态了。

话又说回来，如果有谁有胆读完这本手札，想必会学习到很重要的一课。当然称不上是什么愉快的经验，毕竟良药苦口。

不过，因为苦口就是良药这样的保证哪里都没有。

因为毒药也是苦的。



我住的公寓就位于比睿山的山脚下。现在已进入十二月，东山的红叶随风起舞，京都的气温越见严寒。我所栖身的这间陋屋，实在是不能拿来当作跟冬将军 PK 的场所，通常会像抱着火盆一样地抱着电暖器不放。我方情势，简直是压倒性的不利。

我站起身，从占了这个房间整整一面墙的书架上拿下一本厚厚的档案夹。A4 纸上所敲的一字一句，都是我省下吃饭洗澡的时间，每晚敲键盘敲出来的成果。

已完成的相关报告达十四份。如果换算成四百字的稿纸，就是一份超过两百四十页的大论文。我就是为了要做这个研究，把遗传工程学的东西丢在一边不管，最后落得不得不从农学部的研究室逃亡的下场。

先不管那些了。我这个研究，涉猎范围可以说相当广泛，我在每个层面的观察也都相当缜密、思维奔放，而因为文笔华丽，这份论文的文学价值也随之提升不少。

一年前的十二月，这份论文还有很多不完整的部分，所以我认为我应该要花更多时间在这上头，以期提升这份论文的正确度。就在这时，她单方面对我发出宣告，要我“停止研究”。

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而丧志。我的良心不允许我中途放弃曾经



努力的研究。所幸，凭借我的研究能力、调查能力以及想像力，即便是失去她的协助，也能持续进行相关的研究。

我会通过我与她之间断断续续往来的邮件搜集资料，并且在大学内外进行实地调查，再加上，我还观察了她每天的各种行动，因此研究仍在持续顺利地进行当中。而这个研究的第二目标，即是探究：她为什么会拒绝我这样的人？

不讳言，我曾经深陷于与她相恋的妄想之中。我没办法扼抑住我的 Johnny<sup>1</sup>，以至于频频显露令人无法忍受的丑态。不过，在我确定我对她的恋慕以及我的自怜都会造成阻碍，致使我无法冷静地继续研究之后，我便当机立断，马上切断了那些缠绕在我身上的拖泥带水的感情丝线。

对我而言，她不只是我爱慕的对象而已。她在我的人生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个谜一般的存在，而一个具备知性的人，当然会对这个谜团感兴趣。顺道一提，这个研究与现今的热门话题“跟踪狂犯罪”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关于这一点，我希望可以事先提醒诸位读者注意。



在这些研究资料当中，有七张 A4 纸黏上了隐形胶带，像是屏

---

1- 隐喻男性器官。

风一样被折叠起来。那是按周一到周日，分别记录她一天当中大概有什么行动的资料。只要参考这些资料，就可以大致锁定她目前的所在位置。虽说像她这种好好上大学的人，行动上没什么大变化，但有时候我必须要去实地考察，在那种时候，这份资料就很重要了。

星期二的傍晚，她应该会在上完第四堂课之后，到生协（消费合作社）的书店去翻翻书或者买一两本书，然后再回家。有时候她会去超市买个菜。即便是已经升上了三年级，语学<sup>1</sup>的功课还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非得事先预习不可，所以她不会在路上多作逗留。我抬头看了看时钟，现在是下午三点多，她还有半个小时左右才下课。嗯，去书店等她应该比较好。

我开始热身，仔仔细细地活动筋骨。我反复地横向跳跃，这个运动对我迅速隐身很有帮助。虽说被她看到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不过，为了能够冷静地进行相关研究，还是要避免与研究对象发生直接接触才是。

等到身体温暖了些，我精神抖擞地拿出围巾——这是住在芦屋的婶婶可怜我冻得要命而送给我的——在寒冷的天气中踏出步伐。

---

1- 包含日语语法、语文结构的专业课程。



已经是十二月了，我一边踩着脚踏车，一边忍受那仿佛要切开身体一般的冰冷痛楚。平时我会尽量避开这种无意义的痛苦，尽量不到下界<sup>1</sup>去，但是为了做研究，我不能这么任性。

我或许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专门针对她做研究的研究者，我有这样的自信和骄傲。所以无论如何，我不会做出有辱这份骄傲的愚蠢行为。换句话说，只要是为了保有这样的骄傲，再怎么没有意义的行为也是崇高的。像是自我厌恶，或是被他人的想法所阻挠等等，我敢说，那些事情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不需要回头看，不需要在意，只要抬起下巴，孜孜不倦地前进就可以。

我毅然决然抬起头，迎着凛冽的北风，骑着“真奈美号”持续向前。

沿着御荫通，我向下界前进。刺骨的寒风从北向南吹，就在我要到达东大路通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些不对劲。我停下了车。乍看之下，眼前的这条东大路通，跟平常的东大路通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条东大路通，虽然看起来像是通往洛北（京都北部）或是贯穿京都南北，但其实光是骑到祇园八坂，就会让人两脚瘫软、半途

---

<sup>1</sup> 指相对于主角公寓所在的地势较低地区。

而废，马上想掉转九十度回九条通去。这是我讨厌的路的类型。我常常需要穿越东大路通，在这种时候，我总是不敢有一丝懈怠。因为，要是一不小心，就不知道会被带到哪里去了。

但是，那一天我感觉到的不对劲，其实跟东大路通本身的构造无关。这种感觉没有那么强烈，但更令人讨厌。

我看向路灯，灯饰在上头闪闪发光。虽然规模比不上神户灯会<sup>1</sup>，不过也不像家用圣诞灯饰那么寒酸，一路看过去，几乎每个路灯都点缀了这些灯饰。我突然想到，我从御荫通一路西来，路灯几乎也都装上了灯饰。感觉上，似乎只要稍微大意一点，我的夙敌就会抓住这个机会扑过来。一想到这里，我不禁为之颤抖。

怪物在街头昂首阔步……那名为圣诞节的怪物。我不知不觉地喃喃自语，田中神社当中所供奉的大国主命，居然会容许圣诞节入侵到这步田地，这真是太令人遗憾了！

我知道，特别是四条河原町一带，目前更是被“圣诞法西斯主义”所席卷。所以进入十二月以来，我就没再踏进过四条河原町，但我没想到，敌人的魔手居然已经延伸到东大路通。但是，现在没时间详述现今日本圣诞节的问题了，我得先赶过去才是。

带着些许遗憾，我一边抬头仰望那些灯饰在逐渐暗沉下来的天色当中兀自灿烂，一边骑着“真奈美号”离开。

---

1- 神户 Luminarie 灯会，每年 12 月举行，起源于 1993 年，是神户的圣诞灯饰大会，为纪念阪神大地震的罹难者而举办的纪念活动。



京大前方的百万遍（地名）十字路口，走上归途的车子与学生多不胜数。西北方，小钢珠店灯火通明。夕色余晖，在百万遍上方蔓延开来。

正对东大路通的京大生协的书店，是京大最大的书店，我也常常来这里。说起来，我真正有了向她示好的念头，也是在这个书店。那时，她就站在书店里翻书，当我看到她，随即进入了我一般称之为“出神”的错乱状态。

她在书店打发时间的时候，总是随意而快速地穿梭在书架之间，看上去就像是圆滚滚的猫咪一会儿跑到这里舔几口水，一会儿又跑到那里舔几口水。一发现自己想要的书就完全沉迷进去，像是换了个人般。有人认为，这样的她其实很有魅力。

我恣意在书店里游目四顾，走过一个书架又一个书架，伪装成一个除了勤学外别无他想的年轻人，却毫不懈怠地寻找着她的身影。她似乎还没有来。我看看时间，四点刚过，应该还没下课吧。

然而，一旦她的身影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即使手里就捧着书，我也读不进去。我不是因为想着她的关系所以心不在焉，对我来说，在书店等她这个行为会唤起我的记忆，让我想起跟她交往以

前，我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无意义的烦闷当中。对我这样纤细敏感的人来说，即使到现在，面对这种状况时仍会像那些青春期的国中生一样，一旦想起那样的回忆，还是很难保持冷静。

我的脸颊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羞耻回忆而涨红，我把被室外空气冻得冰凉的手掌贴在脸颊边，拼命地想让血液退下去。“菩提萨婆诃”——我唱念着真言。

就在我无可奈何地捧着脸颊，做出一副少女模样的时候，有人叫了我。

“你在做什么啊？”

不是水尾小姐。是曾经跟我隶属同一个社团的植村大小姐。



关于植村大小姐，我曾经私底下送她一个“邪眼”的称号。要问为什么，当然是因为我活了二十四年，没碰到过比她的那双眼睛更恐怖的东西。“即便是在他人视线下，我的骄傲也不会被粉碎。”这是我十七个座右铭其中之一。但是“邪眼”大小姐的视线却每每轻而易举粉碎我的骄傲。

像是去集训时，我们这样的男人，嘴上总是会来个几句我们拿手的妄想，进行如此这般的高级游艺。在这种集训中，有些家伙就是非得要用打火机烤鱿鱼不可，而在那样的情况下，男人的体臭与

鱿鱼烧焦的味道可说是浑然天成，合为一体，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心地良善品行高洁地一句话都不吭。最后，我们当然会进入更加刺激，想像力更能够奔腾且通融无碍的境地。

然后她出现，瞪了我们一眼，使我们眼前那座牢不可破的妄想之山一瞬间崩溃。她再一瞪，连剩下的那些碎片都云消雾散、无影无踪，骄傲什么的当然更保不住。在她的注视下，我们就像是“大正时代”<sup>1</sup>十四岁的少女一样羞赧，像是借住别人家的猫咪一样缩成一团。

我憎恨她的视线。她的视线，强逼我们感觉到那令人厌弃的羞耻，所以我给了她“邪眼”这个称号。其实我知道，像我这样在心底默默给她一个称号的做法，没办法真的去抵抗什么。

为什么在她的注视下我们会这么不堪一击呢？我想应该是因为她的眼球构造比例上较大的关系。但不只是这样，不然我们应该连在凸眼金鱼面前都会感到无比的羞耻吧！无论如何，每当她看着我的时候，我都会很想大叫“拜托你不要继续再看了！”但那毕竟是败犬的台词，我伸直背脊，就像装上了竹尺一样，一定要拼命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才能与她的眼球相对。

事实上，那双眼凌厉尖锐的程度，光是要与她的眼球相对，就够我受的了。

---

1- 公元 1921~1926 年。



“你有听说忘年会<sup>1</sup>的事吗？”植村大小姐说。

“没，没听说。”

“之前说要二十六日办，不过还在安排中，所以我要跟你确定你的时间。”

“我都可以。”

“你不回老家？”

“除夕才回去。”

“这样啊。”

她点点头，看了看手上的笔记本。“除了就业组以外的人应该都会来。”

然后她看着我，脸上浮起一丝微笑。八成是在考虑要把我身体里的怪东西拉扯出来，加以分析，然后粉碎。一定是这样。

“你现在在做什么？”

“应该是我问你吧？”

“我在用功。”

“我也在用功。”

---

1- 日本人年底举行的聚会，用来回顾一年来的成绩，并准备迎接新年的挑战。



“你还在硬塞那些没用的东西啊？”

“我可是把我的人生都赌在那些没用的东西上了。”

“又在胡诌。”

“我没那个意思。”

她那双邪眼放出光芒。我才正在祈祷能够找出一个聪明一点的借口，马上就听到我那骄傲哇啦哇啦崩落了一地的声音。本来想韬晦低调一点，现在却没办法讲究什么手段了。万不得已，我拉开了视线，脸上挂上要笑不笑的表情。

就算是在跟她说话，我还是注意着四周的动静。

“你在等谁？”

“咦？”

她的敏锐让我感到无比的恐惧。到底她是用哪种研磨剂去这么不分昼夜地抛光她的直觉，才能敏锐到这个地步？再这样跟她搅和下去，最后会发生什么事，连我都不知道。

“那，我先走啦。”

我想从她那双眼睛的魔力下逃走……越快越好。所以我说着模糊的话语，一下子就把我们之间的对话切断。

“我再邮件通知你。”她说。

即使我已经离开植村大小姐身边，但是感觉上……不论我跑到哪里，她的那双邪眼都能盯住我不放，让我焦躁不堪。今天是没有办法继续进行“水尾小姐研究”了。要是因为不够冷静而引发致命的失误，那可真就死翘了。无论如何，水尾小姐都会从这边回她住的